

# 中国当代科幻论

于启宏

## 一 五十、六十年代的科幻

中国现代化进程可以看做是科学在中国的传播进程。以科幻(即科幻小说,下同)的形式传播则始于19、20世纪之交。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科学之风复兴,新建的共和国应该说很重视科学,是“科学(偏重于技术)之家”,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庄严号召,“十二年科技规划”基本奠定了共和国的现代工业和科技体系<sup>①</sup>。20世纪50年代,中国科幻小说尽管基础薄弱但仍有建树,这里主要考察一下杂志书籍的出版状况,这是早期共和国人接触科幻的主要渠道。涉及科幻的杂志主要有《儿童时代》、《我们爱科学》、《少年文艺》、《儿童文学》、《中国少年报》等,它们从苏联借来了“科学文艺”一词,本词是指苏联科普作家如伊林等人写给儿童看的科普读物。科学是普及的科学,文艺是文学的泛称,包括故事、童话、寓言、散文、诗,甚至相声、小品、漫画、连环画等形式。例如《儿童时代》的“老博士讲故事”栏目、《我们爱科学》的“科学家的故事”栏目、《少年文艺》的“科学(历史)的故事”栏目,这些栏目都是古今中外的科学家故事,唯独缺当代中国科学家的故事。此时科幻小说还在科学文艺大范畴之内,应该说严格意义上的原创科幻小说还不多。

另一领域是书籍出版,分为原创和翻译两部分。就前者而言,作者是屈指可数的几个人,郑文光、童恩正、刘兴诗、迟书昌、萧建亨等。翻译情况见后。从《全国总书目》的编辑来看,1962年以前,科幻小说散见于儿童文学的各体裁中,1962年始辟“科学故事”栏目而集中介绍,1963年在“科学故事”中间加“幻想”两字,已经很接近科幻的语义了。就出版机构看,上述作家的作品大多数由专业儿童出版机构出版。

50、60年代的科幻翻译也构成中国当代科幻的内容之一。西方科幻历史早、流派多、读者众,对中国的科幻有借鉴意义。“文革”前科幻翻译集中在少

数几个海外作家上,首先是法国凡尔纳的翻译,历年情况如下:1956年:《牛博士》由王沫以转译于苏联<sup>②</sup>,《格兰特船长的女儿》(三册)由知人译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57年:《无边的灯塔》周熙良译,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培根的五亿法郎》联星译;《神秘岛》(三册)联星译;《气球上五星期/非洲游记》王凌翻译。1958年:《八十天环绕地球》沙地翻译。1959年:《地心游记》杨宪益译,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61年:《海底两万里》(两册)曾益之译,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其次是苏联的艾·别里雅耶夫的译介,《“康爱齐”星》于1958年由腾宝译,上海潮峰出版社出版;《水陆两栖人》陈翼译,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神奇的眼睛》李德容译,科普出版社出版;《陶威尔教授的头颅》李德容译,中国科技出版社出版。其他海外译品较少。凡尔纳的译介是“文革”前的重点,他的作品表达了欧洲科学理性时代人们探求上帝秘密的科学勇气和意志,他的科学主义理念鼓舞了科学后进民族求真探理的勇气和信心,在控制、驾驭自然上,中国人与凡尔纳产生了历时共鸣。作为对比,对科学技术持警醒、客观态度的H. G. 威尔斯的作品在“文革”前少有译品。如果说科幻文学有史的话,国人选中了西方科幻的朝气蓬勃的童年期而几乎无视他的成年期。

总体上看,“文革”前的科幻归属于科学文艺(在科学文艺中所占比重较小);科学文艺又归属于儿童文学。因为科普在50年代受重视,科学文艺(它以文艺为工具宣传科学破除迷信)又同时可归属于科普一类。科幻以其幻想性而有别于现实性的成人小说;科幻借科普的平台又获得了学术的严谨性。

## 二 七十、八十年代的科幻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复兴。“文革”后痛定思痛,国人崇尚科学反对迷信,这与20年代国人张扬科学、反对愚昧的文化运动形成了历史呼应。“五四”时期宣扬科学的先行者

主要是从事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学者如丁文江、胡适和陈独秀等，而半个多世纪后，张扬科学的责任很大部分落在作家身上，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同时祭起了科学的大旗。首先是中国当代科学家形象的出现，徐迟较早涉及此，1978年他的《哥德巴赫猜想》报告文学集表现了李四光、周培源、蔡希陶、陈景润的形象。小说《第二次握手》塑造了科学家丁洁琼，一个爱国科学家形象（初稿在70年代早期就出现）。这些科学家形象感动了一代中国人；这只是冰山的一角，科学还以科普、科学教育、工程建设和科技创造的方式广泛影响着国人。科幻小说作为通俗文学（公认的意义）亦是其中的一支小分队，先看看刊物的情况，《儿童文学》在1979年刊出“科学文艺”专号；《儿童时代》1980年前后每期都有科学文艺作品；《我们爱科学》的“科学家的故事”是固定栏目，记下了中国当代科学家如李四光、童第周、陈景润等形象；《少年文艺》1979年也刊出“科学家的故事”，此栏目虽是“文革”前的继续，但却出现了当代中国科学家形象。我们可以再关注一下翻译，进入80年代，《儿童时代》开始较多翻译各国科幻小说，仅1982年译介的日本作家就有新星一、眉村卓、松本零士等；《我们爱科学》除了每期都有科幻小说外，还有大量的译品和海外作品，计有美国的雨果·根斯巴克和艾·阿西莫夫、波兰的亚·别良斯基、日本的中尾明、法国的凡尔纳，台湾作家章杰的作品也入选。此期也有较专业的科幻刊物诞生，是“文革”前所无，如《科幻世界》等，兹不多言。

此期，传播科幻文学的主力是书籍出版业。据《全国总书目》志，1977年至1987年10年间，历年科幻文学作品出版概况如下（有些带文艺性的科普作品归入科普类不计）：

1977年始有科学童话类书目。

1978年出版的科学文艺类书籍计十余册。

1979年《全国总书目》始辟“科学文艺栏目”，科学文艺书籍总计61册。其中主要丛书有“儿童科学文艺丛书”18册。

1980年在科学文艺栏下有科学小说（故事）30册，科学童话28册。总计58册。其中主要丛书有“儿童科学文艺丛书”21册，“少年科学文艺丛书”1册。

1981年总计90册。其中主要丛书有“儿童科学文艺丛书”16册，“小学生文库”10册，少年科学文艺丛书7册。

1982年有科学幻想小说15册，科学故事6册，

科学童话23册。总计44册。其中主要丛书有“儿童科学文艺丛书”5册，“少年科学文艺丛书”3册，“小学生文库”2册。

1983年科幻有10册，科学童话寓言17册。总计27册。其中主要丛书有“少年科学文艺丛书”6册，“小学生文库”4册，“儿童科学文艺丛书”2册。

1984年有科学诗、科学童话、科学寓言共29册，科学故事10册，科幻小说19册。总计58册。其中主要丛书有“少年科学文艺丛书”7册，“小学生文库”5册，“儿童科学文艺丛书”2册。

1985年有科学童话、科学诗、科学寓言等8册，科幻30册（含科学故事8册）。总计38册。其中主要丛书有“少年科学文艺丛书”3册，“儿童科学文艺丛书”2册，“小学生文库”1册，另有“智慧树科学文艺丛书”5册。

1986年有科幻15册，科学童话17册。总计32册。其中主要丛书有“智慧树科学文艺丛书”2册，“少年科学文艺丛书”1册。

1987年，科幻13册，科学童话10册。总计23册。其中主要丛书有“智慧树科学文艺丛书”3册。

1977年—1987年10年，包括科幻文学在内的科学文艺书籍共计465册（包括丛书）。高峰是1981年，达90册。十年间主要丛书统计如下：儿童科学文艺丛书66册、少年科学文艺丛书28册、小学生文库22册，智慧树科学文艺丛书7册，丛书高峰仍是1981年，达36册。

“文革”后，科幻著作翻译来源国更广，涉及的作家更多。经典性海外作家作品大量重印、重译。

从综合情况来看，“文革”后当代科幻，一方面，概念较明确，数量加大，创作队伍扩大；另一方面，其儿童文学倾向、科普色彩仍与“文革”前有一致性，从理论上说，科幻还没有完全走出科学文艺藩属，尽管在创作上当代科幻概念因少数派的努力已清晰可辨。

横跨“文革”前后两个时期的少数经典科幻作家是值得纪念的一代奠基者。郑文光：主要作品《从地球到火星》（1954年）写中国少年火星探险（未着陆）；《火星建设者》（1956年）写中国人向火星移民；《飞向人马座》（1979年）写中国少年的星际探险；《战神的后裔》（1983年）由《火星建设者》发展为长篇。郑文光涉及天文的作品还有《太平洋人》，它写中国科学家在太空捕捉科学标本——一颗小行星。《黑宝石》、《荒野奇珍》兼涉天文及科学考古；《海姑娘》和《鲨鱼侦察兵》是海洋题材作品，描写了人类如

鱼潜海的梦想。郑文光的作品充满了人类想飞的梦想,这是人类古老而新鲜的梦,它既是超越的梦幻也反映了人类括智和征服(自然)的意志。童恩正:主要作品以科幻考古为题材,《五万年以前的客人》考“天乙星”,天乙星是地外文明所造的飞船,于五万年前意外陨落于地球,留下残片,是为小说的考古线索;《古峡迷雾》考两千年前古巴国遗迹——长江三峡绝壁上的岩洞;《雪山魔笛》考西藏雪域史前存活下来的猿人。童恩正作品中的主人公大都是爱国的科学家,他(以及郑文光)极可贵的写到了科学中的人,这一点甚至比科学预言本身更富本土色彩。刘兴诗:其《美洲来的哥伦布》(1980年)考英国兰开郡马丁湖印第安人的文明遗迹——五千年前造就的独木舟;《陨落的生命微尘》幻写几万年前,陨星携带地外植物“古星蓝藻”散落在地球上,20世纪中国人发现了它,它还能发芽,成长。对地球上(及来自地外而限于地球的)文明遗迹的幻想性考古是人类向地文之谜的探索和开掘,满足了人类对自身生命和历史追索解谜的好奇和神往。天文和地文启发了人类高远之梦,记载着人类的鸟飞、鱼潜、隐身、求偶(寻找地外文明)的四大梦想。之所以说郑文光、童恩正等作品是经典,是因为他们开拓了科幻的天文、地文两条基本道路;如今,虽然科幻领域在博物、侦探、惊险等方面有所扩展,但基本要素不变。最重要的是,以郑文光为代表的那一代科幻作家其作品往往洋溢着动人的人文色彩。比如郑文光对大自然(地面和星空)的描写很美,他的经典作品对少年期人类心理的诗意描摹,对尚处于幼童期的人类科学的悉心咏赞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童恩正作品中的科学家都具有鲜明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意识,他们视科学为民族腾飞的翅膀,这不由令人回想到一代五四学人的“赛”先生风范。

### 三 二十世纪末当代科幻的通俗化之路

大概从1996年始,当代科幻小说文体意识变得空前明确、自信,它已从科学文艺门类中脱颖而出,确立下牢不可破的地位。即以近几年出版的科幻丛书论(兹不论影视网络等渠道),不仅丛书明标以“科幻”而且其数量也达新高。1996年“中华当代科幻小说丛书”5册,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sup>①</sup>;“科幻新作系列”3册,安徽少儿出版社出版;“天狼星丛书·中国新科幻小说系列”2册,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少年科幻大世界丛书”5册,广西科学技术出

版社出版;“中国少年科幻小说系列(刘兴诗主编)”8册,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共计45册。1997年,“中国科幻列车丛书(刘兴诗主编)”11册,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最新科幻小说系列”4册,明天出版社出版;“星星索科幻小说系列”7册,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儿童科幻故事系列”4册,长春出版社出版;“科幻大王丛书”5册,新蕾出版社出版。共计88册。1998年,本年以博物科学及科学童话为主,有鲜明的“百科全书”特色。共计33册。1999年,“中国当代少年幻想小说系列”6册,海天出版社出版;“希望科幻之舟丛书”2册,希望出版社出版;“飞星仔科幻系列”6册,鹭江出版社出版;“科幻探险队丛书”(刘兴诗主编)6册,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杨鹏科幻系列”6册,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金蚂蚁科幻系列”5册,新蕾出版社出版;“沙漠书系·金科幻”4册,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流星雨科幻小说新作丛书”1册,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中国科幻列车世纪回眸丛书”(叶永烈主编)5册;“科幻灭一世纪丛书”6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加上其他百科全书式的科学文艺书籍共计97册。在发行销售环节上,科幻类图书也堂而皇之地陈列于“新华书店”的畅销书柜台上。

从世纪末开始中国科幻已悄悄发生了历史性重大变化,即走向通俗;1999年仅以科幻之名出版的丛书即达97册,超过了号称80年代最高峰的1981年;科幻创作新手们满怀热情自信,以天马行空的精神驰骋于文坛且出产率高。当然,经典科幻通过再版和重印仍影响着读者,如1999年,湖南教育出版社的“中国科普佳作精选”13册,收郑文光、童恩正、萧建亨、叶永烈等的经典作品,科学普及出版社的“宝葫芦丛书”也有经典作家的精品收入。在新的时代面前,也在大陆和海外中文科幻作家(作者)的不懈努力下,历史终于造就了中国本土的科幻读者群体。科幻先驱者与普通大众在科幻观念上存在的差距越来越小,应该说观念统一的时期也是当代科幻走向成熟的时期。

注释:

① 参见董光壁《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论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P126、P130。

② 资料来源于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书目,少数取自《全国总书目》。以下翻译部分同此。

③ 资料来源于《全国总书目》,少量取自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书目。以下同。

责任编辑 尔龄